

10-117-1/27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

小林多喜二著



文学小丛书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

小林多喜二著

适夷译

31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內 大 街 320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03 號

京華印書局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921 字數 50,000 開本787×940 耗 1/32 印張 2 7/8 插頁 2

195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5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1—5000 冊

定價 (2) 0.23 元

前 言

小林多喜二是日本最杰出的革命作家，他于一九〇三年出生在秋田县，是一个貧农的兒子，青年时代即开始創作活动，不久就参加日本共产党，投身革命运动，于一九三三年被日本反动政府杀害。在他短促的十年創作活动和实际斗争中，写出了不少輝煌的作品，为日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树立了旗帜。“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是他描写日本共产党斗争的第一部作品，以著名的“三·一五事件”为題材，不但深刻地暴露了日本軍事法西斯統治在发动侵华战争前对国内革命运动的血腥的弹压暴行，同时也从各个方面，描繪了共产党员、工会工作者、革命知識分子在这一残酷斗争中所經歷的峻險的路程，和他們表現的英雄品質。这篇作品于一九二八年发表后，立刻受到了日本革命文坛的重視，接着他又写了“蟹工船”、“不在地主”、“工厂支部”、“党生活者”等重要的作品。

編 者

对于阿惠，这种事情是很难习惯的。虽然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她却还跟第一次一样，吓得心头直跳，慌张不堪；而且每次都被丈夫龙吉說了。可是对于一个女人，这总是太强烈的打击。

——工会的人到家里来开会討論問題的时候，阿惠端着茶走上阶沿去，有好几次听见丈夫說話的声音：

“对老婆做思想教育，就是难办……”

“革命从廚房开始——这是一定的公式，小川，你說得真有意思。”

“的确，我的老婆就是一个教不会的。”

“跟太太做理論斗争，总是要失败的。”于是，大家就取笑他了。

丈夫嘴里支吾着，窘得好象双手抱紧了自己的身体。

早晨，龙吉正在刷牙，阿惠在一旁把热水給他倒进廚房水槽上的洗臉盆里。

“你知道罗莎^①么？”丈夫把牙刷在嘴里抽动着，忽然想起似的問了。

“罗莎？”

“罗莎。”

“列宁，我倒知道……”

龙吉低低地说：“你这傻瓜。”

阿惠从来不想知道这些，也从来沒在这方面下过工夫。她觉得那些事記不住，記住了也沒有用处。列宁和馬克思的名字，还是从女兒幸子那兒听来的。自从知道了这两个名字，就常常留意，到家里来的工藤、阪西、鈴本他們，跟自己的丈夫老是談到列宁、馬克思。因此有一次，不知怎样說起，她对丈夫說：“馬克思好象是工人的菩薩呐。”丈夫吃了一惊，看着她說：“你从哪兒听来的？”阿惠虽然受了賞識，却也沒有覺得高兴。

虽然如此，阿惠对于丈夫和工会里的人們，跟他們所干的事，並沒有不好的感情。开头，她見了那些工会里的人，样子不大整洁，神色有点严厉，心里就有些害怕。在她的印象中，有一个时候感觉这是一些很难接近的人。可是跟他們談起話来，却比那些一

① 罗莎指罗莎·卢森堡，德国女革命家。

味優笑、分外慇懃的学校里的先生(丈夫的同事),反而合得来。他們一点也不拘拘束束、拐弯抹角,却象孩子似地老把阿惠他們逗笑。他們第一次在她家里吃飯还有点不大自然,后来,就自己要飯吃,要洗澡錢,要买烟卷的錢。而且都那么单纯,一点沒有虛伪。漸漸地,阿惠對他們发生了好感。

碼頭上大罢工的时候,阿惠在外边听到各色各样“可怕的謠言”。开头她还想不到工藤、鈴本他們所领导的罢工,就是那么“可怕的”罢工。

“罢工对誰可怕呢,对有錢人,还是对穷人?”

听丈夫这样說,她思想上还是搞不通。

“不是講道理呀。”

报纸上每天用大号字的标题发表罢工消息,說罢工会使整个小樽市变成黑暗;罢工的工人要烧資本家的房子,又說工人跟警察冲突,有好些人被捕了(其中就有渡和工藤);又說这罢工受全市人民的咒罵……。阿惠想到丈夫龙吉也完全忙着罢工的事,晚上差不多都睡在工会的办公处,不觉皺起了眉头。当龙吉带着一张睡眠不足的青肿沉郁的臉回家来的时候,她問他:“沒有出什么事嗎?”

“路上被特务釘上了,好容易繞了道兒回来。”

說着,就鑽进被窝里去,說:“五点鐘叫醒我。”

阿惠在他的枕边坐了一会。她对于丈夫所干的事，从来没有说过什么话。可是，心里闷闷地想：多么受罪呀，把什么都牺牲了，到底有多少用处呢。大家那么兴奋地叫唤着的那种社会——无产阶级的社会，也不见得那么快就会到。还有幸子，真的，不要干什么意外的事才好呀。有时她觉得丈夫所干的事，不过是特意弄得吃不上饭，心里就引起了一种女性特有的不满。

可是，阿惠听工会的人讲过工人的种种事情，知道工人的悲惨的生活。他们受苦，苦得再也受不住了，因此对那些无理剥削他们的有钱人抱着很大的仇恨。阿惠也知道，工会的人领导他们，把斗争扩大开去。她虽然不明白丈夫他们所干的事什么时候才有望，但觉得是非常“大的”、“了不起”的事情，这甚至使她有一种近似“骄傲”的感觉。

龙吉在第三次被捕之后，被学校解了聘，不得不依靠开一个小杂货铺勉强过活。那时候——阿惠虽然早有一种朦胧的预感，知道这样的事情有一天一定会到来的，却还是象受到意外的打击似的感到一阵晕眩。可是经过了这件事之后，她差不多再也不嘀咕了。

龙吉自从摆脱了职务的拘束，更加积极深入到

工作中去了。从此特务就常常上門。阿惠睇見鋪子門前轉來轉去的陌生人，心里就发凉。仅仅这样倒还好。有时这种人瞅着門牌跑进屋子里来，“請到警察局去一趟，”这样說着，把龙吉带走了。丈夫被两个便衣押着走出門外去，这情景是非常难受的。丈夫走了之后，屋子里就永远留下一股特別淒清的空虛的感觉。也許阿惠的心脏比別人脆弱，在这样的時候，她的心总是跳个不停。她用手按着自己的胸口，臉色白得象一張紙，在屋子里楞生生地走来走去。

对于阿惠，这种事情实在是很难习惯的，虽然已經发生过好几次了，她还跟第一次一样，吓得心头直跳、慌张不堪。而且每次都被丈夫說了。可是对于一个女人，这总是太强烈的打击。阿惠就是这样。

三月十五日天还没亮的时候，在睡梦中被人拉起来，屋子里全被抄过，也不讓家人說一句話，丈夫就被五六个法院和警察局的人带走了。那时阿惠却茫然地坐在床上，一直不动，过了好久，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那天早晨，幸子突然被一种声音惊醒，霍地睜开眼睛，懵里懵懂向屋子里扫了一眼。是什么时候，天亮了么？为什么隔壁屋子里有五六个人吵鬧的声

音。假使在半夜，就不会有这样的事。可是电灯还开着，天当然还没有亮。怎么回事呢。席子上有誰在不断地咕吱咕吱走来走去。

“再抄一抄隔壁的屋子。”紙門外边有一个陌生人的声音說。

“那是寢室，什么也沒有。”是媽媽的特別放低的嗓子。

“要抄就抄吧！”爸爸說。

“会把阿幸吵醒的……”

幸子只断断續續听清这几句話。她想，有人进来，她得假装睡着。

从架子上搬下东西的声音，翻報紙的沙沙声，把席子翻起来的声音，打开柜子抽斗的声音，一只，两只——一共七只，全部都打开了。她在心里数着。接着，在廚房那边，食櫥也打开了。她渾身感到一陣寒气，瑟瑟地哆嗦起来。不管怎样把身子縮成一团，不管怎样翻身，总是感到发冷、身子直哆嗦。忽然，牙齿跟牙齿碰得咯咯地响起来了。慌忙在下巴上用一把力，才停止了。沒有听见爸爸媽媽說一句話，怎么回事，說話的淨是陌生人的声音。

家里常常有許多人来，可是她立刻觉得，这回来的人跟平常不一样，是完全另外一种可怕的人。

紙門打開來了。一大片刺眼的光綫立刻斜射進屋子裏來。幸子慌忙把眼睛閉上。心別別地跳起來。她假裝翻身，微微睜開一點眼睛偷看。媽媽兩手迭在胸口，瞅着自己的睡臉。臉上白得沒有一點血色。爸爸站得遠一點，在瞅看那些陌生人抄查的動作。爸爸的臉顯得特別严厉，也許因為正在電燈旁邊的緣故。

有五個不認識的人。其中一個長胡子的大概是他們的上司，手里提着一個很大的黑皮包，對那些正在抄查的人不知說了些什麼話。抄查的人就照他的命令行動。兩個是警察，另外兩個是穿便衣的。——爸爸干了什麼事啦，這些人到這兒來幹什麼。那些陌生人動手翻幸子的書包，把書一本本倒過來抖動，又一點不客氣地把許多玩具在席子上打開來。這使幸子特別動了感情，眼睛里湧出淚水。

“這些都是孩子的東西……”

媽媽站在旁邊，輕輕地說。陌生人嘴里含糊地說了什麼，可是並不停手。

抄過一通之後，那些人又在屋子裏望了一圈，走出去了。紙門关上——屋子又黑了，幸子差一點哭出聲來。

爸爸開始和拿皮包的人低低說着什麼，後來噤

子漸漸高起來，幸子聽清了他們說的話。

“總之，跟我走就是。”拿皮包的說。

“總之，什麼總之？”

“不必在這兒多說，你走就是了。”談話漸漸粗暴起來。

“什麼理由？”

“我也不知道。”

“那末，我認為沒有去的必要。”

“不管你認為怎樣，我就是要你走……”

“你這樣不講理麼？”

“什麼不講理，不是說過，去了就明白了嗎？”

“又玩你們的老手段了。”

“不管什麼手段不手段——總之，你得去。”

爸爸突然閉了嘴，使勁把紙門拉开，走進屋子來。媽媽從後邊跟進來。那五個人站在隔壁屋子里，臉冲着這邊的屋子。

“褲子。”

爸爸生氣地對媽媽說。媽媽默默地把褲子拿出來給他。爸爸一條腿伸進褲管里，可是再伸進另一條去時，身子失掉了平衡，幾次都伸不進去。爸爸的臉，激動得直跳。他又穿襯衫，又打領帶，總是碍手碍腳，不是綑住，便是纏起來——特別是領帶總是結

不好。媽媽見了，从旁动手帮助他。“不用不用！”爸爸恶森森推开，显出特別慌乱的样子。

媽媽迟迟疑疑地对爸爸說了什么話。

“不許說話。”隔壁屋子里，拿皮包的把他們的談話打断了。

幸子睡覺的屋子黑了。一陣杂乱的脚步声，走下土間①去了。——外边大門打开了，脚步声在那兒停住，又听見說話的声音。幸子再也耐不住了，穿着睡衣就跳起身来，身子一陣哆嗦，从头頂到脚尖感到一股寒气。她把紙門拉开一条縫向外张望。——爸爸正坐在席沿②上弯着腰結皮鞋帶，那些陌生人站在土間里，媽媽依然把手按着胸口，身体靠在屋柱上，蒼白着臉，极度地沉默着。

忽然——忽然幸子心里明白了，她覺得她完全明白了。她想：“列宁！”她知道，这些事情都是从列宁来的。爸爸的書房里有許多書籍，还挂着好几张照片，照片中列宁的臉，很清楚地映到幸子的眼睛中来了。那是一位秃头，臉跟学校里的校役吉田一样。每次工会的人来时，常常同爸爸一起唱各色各样的歌，因为

①、② 日本式房子，进門地上鋪土或磚的地方，叫做土間，這兒是脫鞋子的地方。从土間上去，就是鋪席子的居室，与土間高低約相差一尺多。

小孩子对歌的敏感，幸子比誰都快就学会了“紅旗歌”和“五一歌”。她虽然不懂歌的意思，却在学校里，在家里，跟“枸橘歌”、“金絲雀歌”一起到处唱。因此，工会的人好几次摸摸幸子的头。——幸子知道爸爸决不是坏人，絕对不会干坏事。所以她想到这只是为了列宁和“紅旗歌”的緣故。——对啦，一定是这个緣故。

爸爸站起来了，幸子象遇到失火的晚上一样，牙齿咯咯地响起来。大伙兒走出去了，这时候媽媽的蒼白的臉动了一动，嘴唇也好象要說什么似的动了一下，可是沒有說話。也許說了什么，不过幸子沒有听见。她瞅見媽媽托在屋柱上支着身体的手，用了一下力。——爸爸把帽子拉一拉正，瞅着媽媽的臉，然后把背心的一个已經扣上的扣子解开，又重新扣好，不安地瞅一瞅媽的臉。——爸爸半身走出門外去了。

“好好照顧阿幸……”

爸爸嗓子乾巴巴地說了這句話，勉强咳嗽了一声。

媽媽跟在后边走出去。

幸子跑回床上，仆倒身子，把臉埋在枕头上哭起来。她哭着哭着，心里立刻恨透了那些把爸爸带走的陌生人。“这些家伙真可恨，这些家伙。”这样想着，

又哭起来了。幸子害怕得哆嗦着身体，嘴里叫着“爸爸”、“爸爸”，尽情地哭着。

二

充滿在天空中的大气，好象蒼白地凍結住了。沒有一点声响，也不見一个人影。——深夜，冷气刺进骨髓，那是天亮前三点鐘的时候。

五六个人的脚步声，急急地在凍結着冰雪的路上嚓嚓走过，他們是从一条阴暗的胡同里走出来的。在靜寂的街上，脚步声显得特別响亮。脚步声走到稍稍寬一点的路面上，那兒的电綫杆上亮着一盞沒有罩子的电灯。——啊，原来是下頰下扣着帽帶的警察。他們怕腰上的刀子弄出声来，用一手把刀柄握着。

一陣橐橐的脚步声，——皮鞋也不脫^①，警察一窩蜂地闖进联合工会的楼上！

工会干部在一小时前刚刚睡下。他們决定十五日舉行打倒反动刺刀內閣^②的講演会，这晚上全体動員在市內貼了标語，又交涉了开会的地点，后来又

① 日本人屋子里都鋪蓆子，進門都得脫去靴子。

② 刺刀內閣，意思是靠刺刀維持政权的內閣。

开了常务委员会——直到两点鐘才把所有的事情料理清楚。这时候，警察就冲进来了。

七八个工会干部，身上的被头突然被人揭开，被皮鞋脚踢起来，大家象木头一般站起身来，不知怎么一回事，摇晃着身体直发楞。

鈴本想：完了！原来他想到过也許会出什么事。言論自由已經完全被剝夺，在这种时候，他們还坚持举行对主要敌人——田中內閣的倒閣运动，他思想上准备，这一天，警察一定会一次又一次地喝令中止演講，把講話的人象棋子一样吃掉^①；說不定在开会之前，还会来一个总检举（这些混蛋什么都干得出来），这是他們的老手段。这时候，鈴本想：刚这么想，果然就来了。

綽号叫“工会毛驢”的阪西，身上只穿一条褲衩。

“什么事啊？”他向一个熟面孔的特务問。

“我不知道。”

“不知道？不要胡弄人。——我晒得很呢。”

接着上来的便衣警察，在一旁开始抄查文件。

“你們这些家伙，混在这种地方干不出什么好事

① 日本左翼运动举行公开演講会时，旁边有警察監視，講話人說到語气激昂的时候，旁边的警察就喝令停止，并把講話人逮捕起来。

来的。”

一个警察眼睛盯住了做出很倔强的架势、样子象“关公”的鈴本，用恶毒的口气讓大家都听见地說了这么一句。鈴本可不是被这种話吓得住的人。

“去干点正經的活兒，就不会胡思乱想了。”

——讓他去独白，誰也不会去理他！

“請你帮忙介紹个活兒干干吧。”

阪西发出他那照例的和气的笑声，故意逗了他一句。——工会的人对阪西是不大滿意的，他到哪儿都不頂事，做起工作来总是拖拖拉拉。可是人很和气，叫人沒法討厭。

大家前后左右被警察看守着，一个个走下楼梯去，每个人都是精神飽滿的。他們早已习惯这样的事情了。耳光一下、两下向他們的臉上飞来。

那位斋藤，平常时候，碰到什么事情，不管对誰，总是說：“我們要战斗”，这次仍旧是第一个精神抖擻的，他走到鈴本的身边說：

“是要阻碍明天的講演会吧，我們要坚强呀。”

“嗯，当然要坚强。”

斋藤还想說什么。

“喂，喂！”一个警察突然用手抓住他的后領，把他扭过去，从鈴本的身边拉开。